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繡像紅燈記鼓詞 第七回 死者無棺賣身市上

詩曰：自古身名難兩全，欲立名節身須捐；詎料七歲孩童女，倍甚前代賢孝篇。閑言敘過，書接前回。話說愛姐說：「娘呀！為兒說了一句賣身的話，就這等啼哭，你賣我也罷，不賣我也罷，難道只這麼哭一會，就當了俺奶奶的棺材不成？都不想，人惟父母是椿極大事，人家有莊買莊，有地賣地，就是賣兒女，也是應該的。閨女原為人家人，無用遠比，就母親當日在家，俺老爺老娘看你如何不親，自從娘來到咱家，看望俺老爺老娘，去往山東走了幾遭呀？」唱：

小愛姐一見他娘兩行淚，尊了聲養兒母親聽端詳：論起來娘疼女兒沒有空，自幼時儂乾就濕非尋常。到那出痘之時承擔憂慮，急忙的請醫調治煎茶湯。終日家討簽卦算把神卜，重還要燒香禱告許豬羊，直等病體痊癒瘡痂又落，那時節父母才得不掛腸。那知閨女從來不中甚用，不過是敲腳捻手把飯藏，撫育到束頭髮長身長大，就代要侍奉翁姑離家鄉。臨娶時只嫌娘家陪送少，恨不能變化家資買嫁妝。過門後一年歸甯兩三盪，還惹的公婆女婿說不良。縱有那好女不如歹男子，看起來養活閨女不甚強。且莫論鄰裡張王和李趙，誰家的閨女在家女守娘。你只管賣兒速將買棺材，好把我奶奶殮殮得安康。等我的爹爹一日回家轉，管叫他無顏對你把口張。你賣兒原是為的他生母，強似他在外不與娘守喪。好一個伶俐乖巧小愛姐，說的他龍氏母親無主張。

話說龍氏聽罷愛姐之言，說道：「你既情願叫為娘賣你，到人家挨打受氣，你可莫要致怨我呀！」愛姐說：「娘哎！俺爹爹在家常說：捨一命輕如蒿草，留賢名重如泰山。為兒至死也是不致怨母親的。」龍氏說：「我的賢孝兒呀，既是如此，你去把錢婆叫來，叫他領你去賣。」愛姐說：「孩兒知道了。」遂即離了草堂，出了大門，滿眼垂淚。這七歲女孩，有這樣出眾的才德，竟願去身名留，好不可憐人也！唱：

小愛姐出了大門淚不乾，恨罵聲趙明奸賊狗兒男。俺孫家與你結下何仇恨，為甚麼謀害我叔坐南監？你縱然給你女兒另擇配，問問你天理良心安不安。鄰舍家劉保與俺送個信，氣的我奶奶一命歸了天。臨危時家中分文俱無有，我的娘剪髮賣了買紙錢。暑熱天無有銀錢買棺木，屍首壞恐那蠅蟲飛上邊。我與那生母商議將身賣，好給我屈死奶奶買口棺。有心要找著錢婆將我賣，怕的是祖母身體難保全。今日去叫錢婆將我賣，不消說母女離別見面難。若不是趙明老賊下毒手，俺娘們為何分離不團圓。我父親若要得中回家轉，總叫他拿住趙明扒心肝，把我的二叔提出兩牢內，和老賊仇報仇來冤報冤。這愛姐含淚走著發恨怨，抬頭來至錢婆的大門前。

話說進了錢婆的大門，走至臥房門外，問道：「老婆在家沒有？俺娘叫我來請你咧。」錢婆說：「你這個閨女，著實會說話呀，你就說你娘叫我就罷了，搭個請字，分外好聽。你且頭裡走，我鎖上門後邊就去。」愛姐在前，錢婆在後，來至龍氏家下。錢婆說：「大娘子，你又叫愛姐叫找哩。」龍氏說：「錢婆是你不知，只因婆母死屍首將壞，無錢買材，我是萬般無奈，把你叫來，欲將愛姐領到街上賣幾兩銀子，好與婆母買個棺木，成殮屍首。」錢婆說：「大孀子，你說這話，我可不信的麼，一個聰明小閨女，你就捨得咧。」龍氏說：「我說的是實言。」錢婆說：「愛姐真是叫我來賣你哩！」愛姐說：「不叫你來做甚哩。」

錢婆聽說，心中大喜，暗想道：「這是我的財神到了，合該我混幾千錢用。」遂說道：「大孀子，這是你娘兩個情願呀。愛姐就跟我走罷！」龍氏說：「且慢走，我還有話吩咐你咧。」錢婆說：「有好話多囑咐他幾句。」唱：

龍氏女未從開言淚汪汪，手拉著愛姐嬌兒痛斷腸：非是我為娘狠心把你捨，只因你奶奶在家停著喪。若要是街上有人將你買，務必是看人勢色去應當：第一要飲食不要嫌人飯，比不得家裡吃飯靠親娘。第二件好歹衣服遮你體，比不得在家娘給做衣裳。第三件叫你做事連聲應，比不得對著為娘把臉喪。清晨時太陽未出就要起，還著緊晚上掌燈身匆忙。閒來時用心學會針和線，就是那燒火煮飯要安詳。切不可比著在家由你性，誰能似為娘不肯把你傷。若是要做了錯了挨了打，我的兒對著誰人訴冤枉。

小愛姐聽母言罷腮流淚，叫了聲俺娘不必過悲傷，大街上縱然有人將兒買，也不過十天半月暫離娘。我爹爹不久若要回家轉，叫他去拿錢贖我還家鄉。小愛姐說了幾句寬心話，他不比似剛刀割斷了腸。

母女們哭哭啼啼情難捨，錢賣婆旁邊聽著也惶惶。這是他惻隱之心本來有，原來是靠著拐錢度時光。見龍氏痛哭難以捨愛姐，他方才解勸帶著譏諷腔。